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八、華燈明璧月 儷影各成雙

公亮忽然喜道：「五弟、七弟業已接到我們信號，今日非但大獲全勝，七弟並還趕往前面救了幾個土人。得知前面已無敵蹤。大約今日是由巴賊莊中來的賊黨，連那不等交手便先嚇退的一個惡奴，均被七弟他們追上除去。否則不會發出這樣圓滿信號。不多一會便全數趕回來了。我們弟兄昔年結拜正是八月中秋，因此把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看得最重。」

「為了救人除害，我幾乎不能回來。照此形勢，我們又可賞月痛飲，快樂這一夜了。雖然林姊姊受傷，美中不足，畢竟今日她也脫了虎口，寇兄和她患難知己，情分深厚，彼此又未婚嫁，照四妹昨夜所聽口氣，對於寇兄似頗鍾情，方才救她回來時可有什話說麼？」

公遐先還不好意思，既一想，這裡的人都是光明磊落，意摯情真，沒有一毫虛偽做作；方才抱著未婚愛妻回來，又被眾人看去；看公亮和虎女也是天生佳偶，這樣親密情厚，定必訂有婚約，虎女見面時又是那樣稱呼，不如照直明言，免卻許多顧忌。

念頭一轉，便將前事大概說出，一面探詢公亮和虎女可是未來佳偶，公亮笑答：「我們先不知寇兄為人，便是林姊姊也只以前聽她哭訴，同情她的身世，沒想到會這樣有志氣。方才又聽五弟說起寇兄才能心志，這真是一雙好夫妻，我們都代你二位高興。至於四妹和我雖好，但她志行高潔，小弟真當她神仙中人，萬分敬愛，此時尚不敢存有非分之想，將來再看吧。」

說時，二人業已走到樓前，公亮想把話說完再上去，剛把腳步放慢，忽聽平台上面虎女探頭朝下笑呼：「三哥，怎去了這大一會，還不快來！蓉姊傷還不輕呢。」

公遐早就擔心憂急，只為要等公亮，身邊又無傷藥，更恐外人看見自己情急不好意思，未便催快。一聽林蓉傷重，忍不住噫了一聲，身不由己，當先便往樓梯搶上。

公亮跟在後面，一同趕到，見虎女面具業已取下，只虎皮帽套未脫，白衣如雪，丰神絕世，玉立亭亭，站在對面帶笑望著二人，剛升起來的月光與樓角明燈對照之下，越覺美如神仙。公遐見她笑望自己，猛想起自己上來並無用處，又不好意思多問，呆得一呆。

公亮已先笑道：「七弟和我說蓉姊傷並不重，只是血流稍多，力用太過，未受內傷，便不妨事。先說暗器有毒，乃是知道寇兄關心，情癡大甚，故意淘氣，並想作成這段婚姻，要寇兄親自抱她回村。否則，我們的人均在近處藏伏，一聲信號立可派人用山兜接回，何必費事。」

「我是想你同我早點回村，故意那等說法。到後一看，血已稍止，傷果不重，到時業已托人準備，至多兩三日便可復原。因要開水洗傷，還未冷透，應用之物又在我和大哥房中，不會來得這快。因見看虎人多，地方大，防守的人也好奇，招呼了他們幾句，來得稍遲。我曾見那傷處部位決不妨事，四妹如何這樣心急？開水稍涼就下手了。」

公遐見他還和虎女對談，不曾走進，正在惶急，偷窺窗內又只見林蓉一人斜倚榻上，公明不知何往，不便單人入內。

正在發急，聞言心才略寬，又恐林蓉真受內傷，正想設詞探詢，虎女已先笑道：「還用你說，真當我不會醫麼？我師父那藥只有比你更好，骨頭打碎都能生長復原，不像你們傷藥費事，還要什麼開水冷水的。要是山中遇險，哪裡找開水去？我一到，便代寇兄把他的未來夫人醫好了。方才我不過抱著蓉姊多說了兩句，你便嫌我耽擱，到底看是哪個手快。我那傷藥當時止血定痛。大哥想似準備酒食，早由前樓走下。」

「蓉姊服藥之後，應該稍微調息養神，吃了此藥，便有內傷，六個時辰之內也必痊癒，何況你老又不見來，我一個人無趣，才走出來。見你二人不知說什背人的話，聲音既低，又走得慢，想催你們快來，試試寇兄對於蓉姊是否真個關心。大約再有個把時辰蓉姊便可隨意飲食起坐，明朝脫疤。至多新肉不曾長好。三五日之後包她乾乾淨淨，還與寇兄一個好人，腿上連傷痕都看不出。」

公遐聞言大喜，不禁連聲感謝。

公亮原知虎女有師傳靈藥，隨身攜帶，以防萬一，多麼厲害的傷毒均可醫治，其效如神，但未見過。因自己傷藥也好，未被巴賊搜去，恰在身邊。

雖是新由長安城中得到，並不甚多，也可救四五人之用，沒想到虎女已先下手將傷醫好，笑說：「四妹真有本領，樣樣都比我強。」

虎女見公遐滿面愁容轉憂為喜，知其情發乎中不由自己，笑對公亮道：「你看人家真是好夫妻。寇兄何等至誠，真比你好得多呢。」

公亮聽出她意在言外，隱蘊深情，好生驚喜，正要開口，虎女接口說道：「我們只顧談天，還不進去，雖然此時不應驚動，蓉姊並未睡著，方才還說無須靜養，恨不得當時和我談天呢。我們不去吵她好了。」

說罷同往樓中走進。公遐見林蓉半臥半坐，靠在自己方才所臥榻上，正在閉目養神。燈光照處，氣色業已回復，面上並有喜容。身上泥土也都去淨，神態甚是安和。下半身蓋著一條薄被，並無痛苦之容，越發寬心大放。

三人防擾林蓉，坐在側面，語聲甚低。談不多時，忽聽窗外笑語喧嘩，人數甚多，彷彿有什歡喜之事。

虎女起身往看，公亮笑說：「那是兩隻老虎被他們引到樓前空地之上，因是第一次看到這樣通靈猛虎，均覺奇怪，村人想都趕來看新鮮呢。那虎我已招呼，四妹和虎媽可有什話說麼？」

虎女忽然驚道：「鐵漢人呢？」

公遐答說：「昨夜見他傷勢真個厲害，虧他受的。天明前到此，彼時五哥還未回來，大哥、七弟把他送往那旁小屋之內，上好傷藥，又吃了兩粒藥丸，勸令靜養，不可見風走動，他還不以為然。我們談了一會分手，小弟睡到下午剛起，便聽谷外竹吹警號，忙和七弟趕去將蓉姊救回，還不曾與他再見，也許未起身呢。」

虎女大驚道：「糟了，照他為人最是剛強膽勇，休說方才這樣熱鬧他不會不出相見，便是睡熟也應驚醒，怎會聽見我的虎吼沒有起身探望？定是傷重病倒無疑。幸而恩師留的靈藥還有好幾粒，否則，照三哥所說，這裡傷藥也極靈效，不會睡上這一整天沒有起身，我們快看去看。」

說罷，同了公亮忙往外走。

公遐也要跟去，虎女回顧說道：「蓉姊也是受傷未愈，要人招呼，你又不曾醫傷，早晚見面，你不陪伴蓉姊，同去作什？」

公遐方一遲疑，忽聽身後林蓉似有聲息，又見二人並肩同行，神情親密，暗忖：這也是一雙好夫妻，和鐵漢又熟，也許有什話說，我跟他去作什？回顧林蓉眼已睜開，意思是想自己不走，只得老了臉皮，就勢應諾退回。回顧無人，平台側面花林空地上二虎正在大嚼，身旁男女老少圍了一大圈，笑語如潮，均甚歡喜。

遙望山巔水涯，人家門前，花樹之上都有紅燈點起。一輪明月已上鬆梢，比起日間所見更顯得富裕安樂，景物清麗。那些燈光雖是高高下下，燦如疏星，沒有富貴人家所點花燈來得繁盛豪華，但是分佈極廣，凡有人家之處均有個十盞八盞，到處喜氣洋洋。笑語之聲遠近相聞，好生贊美。因顧林蓉，也無心多看。

剛到榻前，林蓉手指榻旁笑道：「哥哥請坐，還有幾句話說。」

公遐見她伸手，方想就勢拉住，林蓉業已縮回，低聲笑道：「這裡人多，我們和他們新交，你本來老成，我已是你的人，何必現在人的眼裡。」

公遐面上一紅，強笑問道：「聽雲回妹說，蓉妹還要靜養些時，不宜勞神呢。」

林蓉見他臉紅，笑答：「你不要擔心，這位四妹待我太好了。我平日怕紅，受傷之後先是嚇得心跳，血流又多，只用手按住衣襟，沒敢多看。雖覺不甚要緊，到底不知輕重。因我向能忍痛，恐你愁急，越發不敢露出。後來血止，痛也輕些，並未麻癢，料知無毒，才放了心。可是腿稍一動，傷口還是痛得厲害。」

「四妹又沒有你細心，進門時在門上碰了一下，傷口迸裂，痛得我心裡都抖。因防她不好意思，只得咬牙忍痛。她竟看出，見我頭上有汗，忙將我放向榻上，將傷藥取出，用刀來割褲管，手腳極快。大哥說是有事，我一上床他便走去，走時要取溫水，她說無須，桌上恰有一壺冷茶，半盆面水，她先用冷茶將新流出來的污血洗去，彼時傷口越發疼痛，人家好心，又無法說，也不敢看，正不知傷有多重，是否動了筋骨。」

「哪知她那藥粉剛由小葫蘆中倒出，灑將上去，腿上熱痛立時轉為清涼，只微微有點發麻。轉眼血止痛定，她將褲管撕下一條代我綁上，又用手中將頭上汗污洗盡，拭去身上灰塵。再由胸前貼身小絲囊內取出一丸黃豆大的丸藥，說是看我神氣雖無內傷，為防萬一，又喜歡我這人，特將她師父所留青靈丹送我一粒。」

「此丹乃昔年青城派前輩長老所煉靈藥，專能起死回生，多厲害的傷病至多六個時辰均可痊癒，常人服了並能益氣輕身，多活好些年歲。令我服後，照她所說調息養神。只覺腹中清快，便是藥性發動方可睜眼。她不知我學過一點內功，不用這樣費事，多延時候。」

「說完，她往尋找你們，我便運用氣功，果然靈效無比。本來我受群賊追逼，上下山崖，狂竄了半日；又和惡賊苦鬥，心驚膽寒，力盡筋疲，四肢綿軟，不能轉動。開頭便覺人口清香，當時溶化，隨同津液嚥下，料知不是尋常。彼時運氣還是勉強，不到半盞茶時氣力逐漸加增，疲勞大減，內功已能隨意應用，身心輕快異常，從來無此景象，連你們進來這一會，不過一頓多飯工夫，人便復原。這等靈效的藥聽都不曾聽過。」

「現在精神甚好，想起這裡主人對我兩人頗為看重。四妹更說我好，將來在此同隱自無話說。但是四妹這人最是爽快。我聽他們口氣，村中人都一樣，既無貧富之分，也無男女之嫌，我們本是患難夫妻，不妨實話直說。否則，他們都喜真實，不願掩飾，你太面嫩，又是個讀書人，心中存有大家規矩習氣，難免故意矜持，故此和你商量，把話說成一樣，索性明言在先，反免別人取笑。」

「看你方才聽四妹喊我一聲，那樣窘法，我比你更愛害羞，實是沒有想開之故。你看三哥、四妹，我們雖只見到兩面，人家何等親熱大方。看去非但不顯輕狂，反令人生出一種親切而又說不出的好感。我們以後也學他們，只不要當人肉麻好了。」

公遐此時越發愛極林蓉，諾諾連聲，並將和公亮所說之言告知。

林蓉想談由虎口中逃出經過，公遐因她方才那樣傷痛竟能忍受，表面上看不大出，以為那藥多好，也無如此神速。

雖知無妨，心中仍有疑念，不願林蓉勞神，笑勸道：「蓉妹出死人生，今日經歷定必奇險。雖是已過之事，聽了也是令人難過。少時主人回來，必要談上一次，何不並在一次去說，少勞點神？我想蓉妹逃竄了這一天，必還未進飲食。主人今日似有盛宴，大家歡聚，婁大哥不知何往，如何未見動靜？」

林蓉原是從早起身，飽受驚險，連水也未吃過一口。先還滿肚浮火，不曾覺著。此時傷痛已止，又服了靈藥，精力回復之後，腹中空虛，被公遐一提，便覺饑餓，笑答：「果然有點腹饑。天已黑透，也許要等秦家兩弟兄回來同過佳節。桌上放有月餅水果，你代我把蘋果取一個來。」

公遐這才想起，起身時秦真還有果餅端來，因那桌子偏在旁窗，不曾留意，笑說：「我真粗心，現成的食物竟未想起。」

忙要往取，林蓉忽然低說：「有人到來，不要取了。」

抬頭一看，正是婁公明同了兩個村女抬一藤躺椅走進，上面還放著幾件乾淨衣履。

婁公明笑說：「今夜中秋佳節，全村同樂。我們弟兄照例是和他們一起，同在平台側面廣場桂花樹下共賞中秋。本來早該開席，因人未回，先想留下兩桌，等五弟、七弟他們回來同吃。後來想起寇老弟和蓉妹早已腹饑。蓉妹更是餓了一日。村中的人又因每年舊例，全村男女老幼同時舉杯，非要等人到齊同飲同吃不可。」

「經我再三分說，佳客遠來不應久候，便是三弟。四妹也是有點饑渴。只為鐵漢連受巴賊毒刑，饑渴傷痛，元氣大傷。昨夜負傷飛馳，用力太過。快到以前三弟不合用虎送他，汗後傷風，事前自恃大甚，傷處沾了風水，上好傷藥之後，內外傷毒一齊發作。下午傷雖結疤，人卻病倒，昏迷不醒。」

「幸我早料及此，知其性大剛暴，連日再受悶氣酷刑，深熱內伏，病在裡面。如不容牠發洩出來，毒一攻心，休想活命。雖有一點準備，也要熬上幾天苦痛才能轉好。今日事又大忙，方才抽空去取藥，為他醫治，不料人已發狂。幸而四妹來得湊巧，身旁帶有靈丹，才保住他這一條命。上來制他不住，又不忍硬來，或是點他穴道，使其增加痛苦。」

「最後由我將他擒住，上好傷藥，用棉被週身裹緊，綁在床上，才稍安靜。因那青靈丹珍貴非常，最難得到，四妹共只幾粒，不捨糟蹋。正想捏脫下巴硬灌下去。他原是日前所受刺激太深，病中昏迷，以致發狂。剛要跳起，恰巧三弟、四妹同去看他，進門看出神情不對，將其按住，我也送藥趕到。否則，他頗有蠻力，非出事不可。」

「等將人綁住之後，他掙扎不脫，出了一身急汗，居然明白過來，這才將藥與他服下。他身後背傷本已糜爛不堪，剛結好疤人又被擦破。先不忍他受那痛苦，難於下手。經此一來，正好發洩傷毒。和他說好，先服靈丹，過上一會兒再將身翻轉，背脊朝上，四妹小葫蘆中藥粉也極靈效珍貴，可惜為數不多。」

「鐵漢滿背心的肉皮差不多快要爛完，地方太大，不比蓉妹所受弩箭，只一小洞，恐灑不過來，無什大用。後將他痛得臉都變色，實在不忍，我才想法倒出小半，用溫開水和好，再用鵝翎輕輕和牠敷上。」

「不料藥粉妙用如神，見水就化，只是一點淡青色，沒有絲毫渣滓，清香撲鼻，敷向傷處，當時生效，爛肉裡浸出來的淡血水也全不見。水還不曾用完，痛已全止，又隔了一會兒，青靈丹藥性發作，人更舒服。除非傷勢太重，看去便起床都能夠了。現在樓下酒筵準備停當，請老弟、蓉妹先飲幾杯，隨意點心，等人到齊暢飲吧。」

說完轉身先走。

公遐想要跟去，公明回身笑道：「我們這樣都是性情中人，沒有嫌忌。蓉妹是你未婚夫人，理當照應。我還有點閒事，稍微一轉就來，請代我陪蓉妹同去好了。」

公遐自從初見，便看出公明說一不二的性情，只得謝諾。

林蓉早乘公遐跟出和公明談話之間，揭開薄被一看，傷口早已包好，腫也全消，試一用力，竟和好人一樣。只褲管去掉半截，襪上有血，好在主人均有準備，二村女正含笑送過。

知道村中人都一樣，無什高低，笑道：「多謝二位姊姊，我如能夠走動，便不敢奉勞了。」

說罷，朝公遐使一眼色往門外等候，先將袂褲和襪換好，見那布鞋甚是舒適合腳，尚是新的，問知內一村女所贈，忙即稱謝。穿好下床並無苦痛，只是腿稍發麻，沒有平日走得快。

正向二女推謝，公遐聞聲回顧，見她下床走動，忙往勸說：「蓉妹剛上傷藥，如何可以下地！」

林蓉見他力勸不已，嗔道：「我分明沒有絲毫痛苦，偏要當我病人看待。主人全村同樂，共賞中秋，大家高興的時候，卻叫一個病人坐在那裡，既煞風景，自己也不好意思。你再強迫，請你婉謝主人，我不去了。」

公遐見她似真生氣，又見林蓉果是行動從容，並非勉強，並說再不相信便要跳縱幾次，以示不假，哪裡還敢再勸，只得幫助辭謝。二女看出林蓉傷好，也代高興，同說初癒不宜勞動，要扶了去。林蓉固辭不允，只得稱謝，由二女扶了同行。

公遐跟在後面，剛下平台，便見下面燈月交輝，大片桂花林中生起了好幾十處行灶地火，到處都是酒席。桂花樹上都有紗燈。

男女老少十九坐滿。那兩隻老虎業已吃飽，一隻坐在一株大桂花樹下，一隻蹲伏在臨水一座高約兩丈的怪石崖上，仰首望月，威猛如畫，四外還有好些男女幼童環繞不去。當中空著一張大圓桌，席已擺好，公亮、虎女剛由身後繞來。

虎女見面笑說：「蓉姊果然好了。這靈珠散藥粉只聽恩師說牠靈效，初次應用，沒想到好得這樣快法。」

公亮接口笑道：「我早看出傷勢不重，寇兄關心太切，雖未明言，恐還不甚相信呢。」

虎女笑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，蓉姊傷雖不重，也被打穿一洞。因狗淫賊彼時還想生擒，未下毒手。所用暗器還沒有小指頭粗，像是一枝兩頭粗細相同的弩箭，恰打在小腿肚上，終算運氣，沒有傷筋動骨，稍偏一點，便不殘廢，也決好不到這樣快法。」

公遐、林蓉早商量好，一同重又舉手稱謝。

虎女笑說：「這有什麼，不值多提。」隨即走過，笑對二村女道：「我扶蓉姊走吧。」

林蓉又向二女稱謝，並請同往入席。

二女笑答：「我們今夜都是每家人各自一桌，只有大爺。五爺他們幾弟兄沒有女眷，弟兄叔姪六人同坐。今天又添了幾位佳客，怎坐得下？我姊妹另有坐處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罷作別走去。

林蓉見二村女年約十六七歲，各穿一身新布衣，雖然樸素，但都天真直爽，對人親切。想起惡霸莊中那些土人家的兒女，不是形容枯瘦，面有愁色，終年勞苦，受那活罪，稍微順眼一點便被惡霸王僕強搶了去，供其蹂躪，兩下一比，真有天堂地獄之分，像這樣天真活潑，面上常掛笑容的，自到巴賊家中將近十年，一個也未見到過。

似此萬惡，焉得不敗？心正尋思，公亮已引三人去往席上坐定，依舊對對成雙分坐兩旁，上下首全都空著。跟著公明走來，四人剛一招呼，便聽馬蹄奔騰之聲，公亮笑說：「五弟、七弟他們來了。蓉姊脫困經過我們還只知道大概，等人到齊再談，省得說兩遍吧。」

說時蹄聲已近，似已停止，隱聞來路竹林那面眾人歡呼問答之聲。這時，各處花樹下男女村人均已入席坐滿。每三五家人合有一處行灶。所有酒食均已準備停當，分別擺好，只有一些熱炒，照例輪流掌管，分班入席。

妻、秦諸俠平日原是照樣輪值，並無例外，惟獨中秋佳節，因是昔年諸俠結盟，全村分配田產最高興的紀念日子，人情格外興奮。村人想起為首諸俠，一是將自有大片產業全數分配眾人，一是由山外帶來許多有用必須之物，按人分贈。由此領頭，共同力作，興利除害，將這一條山谷全數開闢出來，成了人間樂土。

四人文武雙全，本領又高，終年和眾人一樣勞逸相共，出力卻是最多。近年經眾請求，方始專教村人讀書習武，不常親身下田，但是一有閒空，照樣動手，難得休息。否則便去西山窺探惡霸虛實動靜，以防未來之害，反比眾人更多勞苦，俱都萬分感激，心中不安。幾次聚眾請求，無論如何中秋這一天不要諸俠再做粗事，率領全村的人快樂一日夜，紀念這寶貴的佳節。

遇有遠客來訪，除諸俠作陪外，照例應由空閒無事的老弱婦女隨同招呼待客，做些雜事。因此每年中秋這一天，尤其是在月明宴會之時，諸俠必受全村的人禮敬，賞月賞花，安然坐享。並還特備有一個小行灶，選出兩個善烹調的好手掌管。菜雖一樣，味道較好。

因為人多，除幾件現炒現吃的菜面外，不是蒸在火上，便是早已制好現成之物。因這一頓酒原為花好月圓，大家快樂，共慶秋收，使全村的人借此一會增加情感，多賞玩些時，與尋常酒肉豪飲不同，歷時甚長。好些菜餚俱是野味，冷盤居多，葷素俱備，早已滿滿擺了一桌。

妻氏弟兄知道虎女、林蓉早已腹饑，公遐從天明後也未吃過東西，略微表示歉意，一聲招呼，遠近席上的人立即起立，同聲歡呼，正向雙俠致謝，互相慶賀，說那勉勵慶祝的好話，秦氏弟兄叔姪連同十多個壯漢業已興沖沖走來，村人重又歡呼了一陣，各自歸座。當中圓桌加上秦氏弟兄叔姪共是九人。

下餘少年多有父母家屬已各分頭走去。主人隨向新來男女三人舉杯相勸，在座都是少年男女英俠，只公明年紀最長，也還未滿五十，除秦正外年紀都在三十以下，少年豪爽，又不拘什俗禮。秦真兩次向著公遐、林蓉想要開口，均被公明止住，說大家都餓，吃點東西再說。

轉問：「谷外防守的人今夜恰巧有事，不能回來加入盛宴，可曾見他換班？」

秦氏弟兄笑答：「他們都說香粟村終年太平安樂，何況仇敵人多勢盛，事關全村人的生命財產，就多出點力也是為了自己和公眾的利害，說什麼也不肯回來。反說夜景更好，今夜雲白天青，月華朗潔。知道這裡吃上一半，便要派人換班，他們這四處十四個人異口同聲再三托我帶話，叫換班的人不要去，只將酒菜送些前往。他們業已商量停當，就在那幾處山崖上登高賞月，一面把守眺望，以防敵人暗中攪鬧，非但不肯換班，並說兩頭往返吃不舒服。我看就由他們去吧。」

公明笑說：「這幾位弟兄果然真好。難得我們全村的人都是一樣心思，不論何事都比自己的事情還要認真。尤其關係公眾的事，哪怕一草一木也都用心愛護，當成自己所有，遇到難事，搶先出力。三弟可曾對他們把話傳到沒有？」

公亮在旁插口道：「我方才還想到西崖頂上和他們一同賞月防守呢。」

虎女笑說：「我崖上沒有去過，和你同去如何？」

公明還未及答，秦真道：「你、位都不要去，我保賊黨今夜決不會來，至多半夜裡見他出來的人全數失蹤，無一生還，派些賊黨滿山搜尋蹤跡，也只在兩山交界方圓十里之內。他離這裡有好幾十里，相隔大遠，虛實不知。聽說內中新來兩個老賊，最是多疑，行事慎重，力主巴賊暫時時以守為攻，只在賊巢山谷內外設下埋伏誘敵，非但不到我們這裡生事，連兩山交界都不許下人越過。」

「並勸巴賊將隔遠一點的土人全數移往莊前山谷之中，非等探知我們虛實，估量一舉必勝，方始下手發難。巴賊為了所約請的一些惡賊狗盜全數趕來，並有好些聞名多年的兇險人物，因聽東西兩山這等富足，不請自來，並不一定投靠巴賊。本意是想將我香粟村強佔了去，將為首諸人和有點本領的全數殺光，由他們來此霸佔，作為永久盜窟，居心狠毒。」

「巴賊一聽既可去掉他的眼中釘，並還多上好些同黨，以後東西兩山合成一體，勢力越大，更可為所欲為。來的賊黨又多，今夜還有幾個最厲害的人物許要趕到，因此大設酒宴準備接風，到十八才完。巴賊莊中方圓好幾頃的地面到處張燈結綵。來賊中又有一個土豪，日前本想召集同黨慶賞中秋，忽聽有一同黨犯了大案，將他這窩主交出。」

「省裡知他名為武舉富豪，實是坐地分贓的大強盜，正調官軍追來搜捕，風聲萬分緊急，恰巧巴賊上半年為了我們兩次求他相助，雙方早已勾結，交情又深，因此連夜變賣田產，帶了多年搜刮來的金銀財寶，連家屬和同黨一齊偷偷逃來山中。為想結納巴賊，日前準備的許多花燈也全數帶來。」

「可笑官府無能，只會貪污，虐待人民，這樣兇惡的大盜非但事前走漏風聲，被賊黨得信，有了準備；行動更極遲緩，賊黨前數日已得到風聲，表面不動聲色，暗中下手，直到所有財產賣完搬光，連那許多花燈俱都從容運走，只剩下大片沒有賣的房舍園林。因其走得巧妙，便城中官府地方均未驚動。」

「賊黨因防引鬼上門，並還設下疑兵，故意分出些人打了他的旗號一路招搖，大隊人馬往僅關方面馳去。到了無人之處再行分散，輕裝簡騎往黃龍山繞來，不是一齊上路。四姊昨夜所見，只是那坐地分贓的土豪和為首有限幾賊，餘者三三兩兩和許多車馬衣物金資尚在後面。聽惡奴口供今日陸續到了不少，還有好些要黃昏前後才能趕到。」

「巴賊對那幾個老賊最是恭敬，此時忙於接待。當地花燈甚是豪華，已成了一片燈山火海，比哪年都好。照此情勢，賊黨絕不會來，我們何必多此一舉？何況寇兄和二位姊姊剛來不久，還有許多話說，等我把話傳到，將酒食與谷外防守的人送去之後，大家吃個酒足飯飽。」

「天色如早，好在虎行極快，新收那兩匹野馬也還神駿，長力甚好，我們同去賊巢附近看那花燈到底如何講究，就便察探敵人

虛實，把那幾個死賊人頭掛在西山交界樹林之中，叫他晦氣掃興，省得驕狂太甚，目中無人。諸位兄長姊姊你看可好？」

虎女剛含笑點頭，秦正首先說道：「七弟真喜多事。我們在此賞月清談，良友遠來，一見知己，又遇花月良宵，豈不有趣，何苦半夜三更遠出惹事！」

公明笑說：「其實兩山交界高峰危崖甚多，專看花燈原是無妨。賊黨今日欺人太甚，乘他聚眾行樂之時給他一個警兆，挫他銳氣，也是快事。他將三弟。鐵漢擒去吊打，一看鐵漢體無完膚、週身糜爛的慘狀，我便恨透。既已破臉為敵，便我不去惹他，早晚他也必來，怕不了許多。不過，打人一拳須防一腳。」

「仇敵人多勢盛，我們虛實還未盡知。那些死賊人頭如掛西山交界，還嫌稍差，至少也將方才老賊人頭與他送去，才使他知我們厲害。但是此舉做得太凶，巴賊仇恨越深自不必說，便那新來賊黨也必因此激怒。由明日起從此多事，轉不如暗中戒備，來賊就殺。巴賊見所派賊黨一到東山便即失蹤，空自驚疑，卻不知我虛實，暫時越不敢動，我們卻可從容佈置。這樣做法比較穩妥省事得多。」

秦正方說：「大哥之言有理，我們此時不宜輕舉妄動。等我明日趕往長安城內，請雲老先生代約幾位能手，連他老人家一齊請來，多幾個幫手要穩當些。」

秦真慨然說道：「五哥雖不怕事，就想尋人幫忙。我們全村的人哪一個不是幫手，何必尋什外人？照惡奴所說，賊黨雖多，最厲害的只有二十多個，餘者都是那些飯桶武師惡奴，算在一起也不過一二百人。而西山那許多土人無一個不是他的仇敵。別的不說，單我東西兩山這許多人的怒火，燒也把他饒死，何必多慮。」

「大哥方才所說，乃是目前秋收還未全完，反正賊黨萬惡早晚消滅，在未探明虛實一擊必勝之前不願激怒，浪費我們人力，並非怕事。其實三哥此次和他仇並不深，我們還是吃虧的一面。只有四姊和他為敵最是厲害，又都現在表面之上。要是我們在天明前趕到，乘著賊黨酒色荒淫作樂狂歡之後，巴賊人已疲倦，新來賊黨不知地理，出其不意，將那十幾個人頭一齊給他送進莊中，掛向樹上示眾。」

「再請二位山君怒吼幾聲，當時趕回，非但大快人心，給他一個大晦氣。他必當是四姊所為，心雖恨毒，無奈安樂洞森林阻隔，絕壑前橫，山高路險，賊黨多大本領也無法進去。由此見一個殺一個，殺完不令看出一點形跡，我們人、虎也不再露面，使其疑神疑鬼，以為四姊天人，這個強敵比我們還要可怕，暫時決不會來侵犯。」

「我們卻可待時而動，豈非絕妙？四姊雖非外人，我們闖了禍卻給她樹敵，太不好意思罷了。」

公亮方說：「四妹與我們情同骨肉，沒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何況她和巴賊仇怨已深，本不兩立，顧忌也沒用。不過事情大險，還須從長計議，就是要去，也不應在今夜，以免擾我們一年一度的盛會。」

公明見虎女那樣心直口快的人，坐在一旁靜聽秦氏弟兄爭論，微笑不語，忽然心動，笑說：「大家先不要爭，好在賊黨花燈要過十八才收。現有蓉妹知道一點虛實的人尚還未問，何必這樣忙法。」

林蓉淒然落淚道：「妹子總算死裡逃生，保得一條性命。家姊為護妹子想必也被狗禽獸慘殺了。」

公遐見林蓉淚隨聲下，向其勸慰，想等酒後再說。

虎女接口笑道：「反正都要說出，轉不如痛痛快快聽她說完再行暢飲，了一件事。我們大家也可知道賊黨虛實。」

公亮接口道：「我們本意，大家忙了一日未吃東西，打算吃完再請蓉妹談說經過。不料大哥隨便一問勾動傷心，事已過去，不必悲苦，請蓉妹和我們先吃一點東西再說如何？」

林蓉強笑答道：「多謝諸兄好意。妹子先實有點饑餓，方才上菜時業已吃了不少。此時想起家姊雖死得慘，也是咎由自取。諸位兄弟姊妹急於知道賊黨虛實，便妹子也想此事不是尋常，理應先說，以便早作準備。我們且吃且談也是一樣。」虎女首先贊好，林蓉經公遐和眾人一勸，也將悲懷收起，詳說前事。